



银雀山汉墓： 兵学圣典惊世，千古谜题破解

沉睡两千年，汉简出土震惊中外

在蒙山沂水环抱的临沂故城南1公里有两座东西对峙的小山岗，名金雀山、银雀山。1972年4月，银雀山上正在为地区卫生局建办公楼，没想到建设部门在施工中发现了山岗下沉睡2000年的两座相距只有半米的汉墓。

因年代久远，两座墓的墓室上部残损并有积水，但椁室完整。椁内均在中间置一隔板，分椁为东西两侧。一号墓椁室东侧置棺，西侧为边箱，安放随葬器物。二号墓正好相反，西侧置棺，东侧为边箱。两墓棺内各有尸骨一具，已腐朽松散，不能确定性别，但尚能辨别出为仰身直肢。

考古人员在墓葬的东北角发现了一堆粘连的竹片条。由于墓坑内有积水，这是一堆已近腐朽的竹片，考古人员取下用毛笔蘸着水轻轻洗净淤泥，竹片上显露出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7个隶书文字——原来是古代竹简！

考古人员在边箱里发现的竹简，经专家整理，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这批珍贵的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

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简牍，因《孙子兵法》与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而被称为考古奇迹。它的发现，结束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千年争论，使历史谜题一朝得解。银雀山汉墓简牍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入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名录。



银雀山《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简

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银雀山汉简出土具有里程碑意义

银雀山一号墓共发掘出竹简4942枚，还有诸多残片。其中，长为27.6厘米的长简占绝大部分，还有长约18厘米的短简，另外发现少量“尺牍”。二号墓整理出竹简32枚。简文上的书体为早期隶书，时间大致为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应该是出自不同的书写者。

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时，因长期浸泡在淤泥中，竹简朽腐残损严重，表面呈深褐色，用墨书写的字迹除个别文字难以辨别外，绝大部分都很清晰。

1972年10月，国家文物局组

织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和全国抽调的文物专家，对这批竹简展开全面清理、保护和研究。在洗去污渍之后，竹简上的字迹逐渐显出，被尘封的历史重现于世人眼前。1974年5月，简牍整理工作初告结束。6月，周恩来总理批示，调拨专列将这批简牍运回山东，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北京大学教授、古文字研究专家李零表示，银雀山汉简的出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古简牍的发现到现在才100多年，真正成批出土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个是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个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这两批古书具有里程碑意义。”

史学界长期争议一朝破解



银雀山汉墓

银雀山汉简的出土，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

经专家整理分析，《孙子兵法》整理出105枚，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其已发现的篇名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版本相同。《孙膑兵法》也称《吴孙子》，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作者孙武，春秋末年人，因其成名在吴，故称“吴孙子”。

《孙膑兵法》也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本人及其弟子。此次出土的竹简整理出222枚，其中整简达137枚，残损部分每枚也在10个字上下，共得6000字以上。其中，有关历史记载和《史记》有不同之处，如关于马陵之战的叙

述，《史记》说庞涓战败后“自刭”而死，竹简则有“禽(擒)庞涓”一篇，与《战国策》所载“禽庞涓”语同。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孙子和孙膑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有人坚持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孙膑是孙武的后人，两书作者不是同一人；有人认为《孙膑兵法》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更有人对此质疑，认为孙武和孙膑其实就是同一个人。由于《孙膑兵法》在魏晋时期已经亡佚，因此史学界始终无法拿出实证对第二种观点予以反驳。直到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千年谜案终于真相大白。

《孙膑兵法》原书失传已久，这次出土的竹简虽不完整，但因为字数保存较多，仍然能看出该书的大概轮廓和作者的基本观点。孙武、孙膑实为两个人，且各有兵书传世。在编号为0233号的竹简上，有“吴王问孙子曰”等字样，在第0108号竹简上，写有“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由此看来，吴王面对的孙子是孙武无疑；而与齐威王谈论用兵之策的，则是孙膑。

关于银雀山汉墓墓主人的身份，虽然没有定论，但从一号墓发现的底部刻有“司马”二字的漆耳杯上，有研究人员推测墓主为司马氏，司马本为掌管军事之职，其后代或以其官职为氏。有学者根据从2号墓出土的陶器多为彩绘红陶，陪葬的竹简仅为一部皇历来推断，墓主可能是女性。因两墓相距很近，很可能是一夫妻墓。

青州龙兴寺遗址： 神秘绽放的“东方维纳斯”

一次晨练偶遇惊世窖藏

1996年，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让青州市一夜之间声名远播。这一年10月的一天，青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华庆晨练，经过博物馆对面的益都师范学校新操场扩建工地时，发现在操场施工的推土机推开的土质与周围土质完全不同，还有一个洞口暴露在外。职业的敏感驱使他迅速制止施工，让人找来考古专家夏名采。两人动手挖开浮土，赫然发现洞里露出的佛像……

后经考古人员扩大挖掘，他们发现了呈三层堆放的佛像。窖藏坑位于寺院遗址的最北部，南北长8.7米、东西宽6.8米，坑内有规律地埋藏有北魏、东魏、北齐至隋、唐、北宋时期的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及泥塑等各类佛教造像数百尊。其中最大的高320厘米，最小的仅高20厘米。

窖藏坑被发现之前，当地人知道附近曾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寺庙，史书上记载叫龙兴寺，是一处延续800多年的著名佛教寺院。龙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在公元500年前后就已是远近闻名的大寺院。唐代武则天时改名大云，开元年间始号“龙兴”。宋元时都有佛殿重修的记载；但到了明初，为了修建齐王府，龙兴寺地面建筑被拆毁。一座辉煌古刹彻底湮没，此后几百年间竟无人知其踪迹。意想

不到的是，曾经辉煌800多年，此后神秘湮灭不知所踪的龙兴寺，原来就位于博物馆的隔壁，历史的机缘真是妙不可言。

考古人员经过勘探测量发现，龙兴寺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结构和布局都还保留着唐代以前寺院的原始风貌，整个遗址呈南北三条轴线，东、中的两条轴线由三进大殿组成，已探出的大殿基础东西长30米，南北宽25米；西轴线由僧舍及藏经楼组成，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宏大规模，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座平面布局清楚、保存较好的唐以前的大型寺院遗址。

“灭佛”运动使佛像被毁掩埋

众多精美的佛像，以这样一种料想不到的戏剧性方式，缓缓掉落身上的尘土，露出了尊容。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

造像分为造像碑佛像、菩萨像、罗汉像、供养人像等，总数达到400多尊，目前已复原粘接的约200尊。出土的部分造像带有纪年，从北魏的永安二年(529)到北宋的天圣四年(1026)。从发掘现场看，窖藏的造像排列有序，整齐地分上下三层，坐像都立式摆放，较完整的身躯摆在中间，头像则沿壁边缘排放，最上层的造像上还

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数百尊精美的佛教造像，这些佛像造型独特，神态逼真，身上的彩绘鲜艳如新，以青州为中心出土的佛教造像因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被誉为“青州风格”。这也是目前所知我国唯一的一处平面布局清楚、保存较好的唐代以前的大型寺院遗址。



▲ 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

▼ 北魏韩小华造弥勒像



有席纹，并有祭烧过的痕迹。在窖坑的东侧，还有运送佛像到掩埋现场的坡道。这些迹象表明，龙兴寺窖藏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行动。虔诚的佛教信徒担心已被破坏的佛像再遭厄运，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掩埋了这些残碎的佛像。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教徒们毁坏神圣的佛像并掩埋起来？有专家推测，可能是战乱，教徒们担心佛像受到战火的洗劫，偷偷隐藏起来。史载，作为古时的战略要地，青州曾经宋金多次争夺，南宋建炎年间几经战火洗掠，龙兴寺及其佛像在战争中自然难逃厄运，于是被虔诚的信徒们秘密埋藏起来。但是，为什么有些佛像是毁坏后掩埋的呢？这似乎不符合常识。

研究发现，佛像中时代最晚的为北宋天圣年间，这为考古人员确定这处窖藏的埋藏年代提供了线索。据此，也有学者认为是“灭佛”运动的影响。北宋宋徽宗笃信道教，史载：“宋政和元年(1111年)正月，毁东京祠庙”，这或许就是龙兴寺毁佛藏经的直接原因。

“一次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

龙兴寺窖藏出土的造像虽受到严重破坏，但从保存下来的看，雕刻技术高超，集圆雕、浮雕、高浮雕、透雕、线刻、贴金、彩绘等多

种技法于一身，表情手势各异，显示出雍容华贵的艺术效果。

这些出土的造像，其形制主要为高浮雕背屏式造像和单体圆雕造像，而单体造像的艺术特色主要集中在佛、菩萨造像上，特别是单体菩萨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一件东魏贴金彩绘菩萨像，通高200厘米，石灰石质。菩萨头戴宝冠，黑发顺肩部下垂。面部丰满圆润，柳眉高鼻，杏眼长目，嘴唇上翘，呈微笑状，神态庄重宁静。遗憾的是该菩萨的两臂已失，它周身散发出东方的含蓄沉静之美，面带耐人寻味的神秘微笑，被专家们誉为“东方维纳斯”。

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弥补了中国佛教艺术研究中对北魏和隋唐之间，特别是东魏和北齐佛教艺术研究实物资料的不足。尤其是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保留着鲜艳的彩绘和贴金，改变了过去几十年对于佛教造像都是素面无色的认识。

龙兴寺遗址出土的400多尊精美的佛教造像，轰动海内外，成为当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后又被列入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西方学者誉之为“一次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这批神秘的窖藏佛像也成为了青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本版稿件采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向阳